

来自竞争的繁荣

〔西德〕路德维希·艾哈德著

商务印书馆

352

Ludwig Erhard
**PROSPERITY THROUGH
COMPETITION**

Thames and Hudson
London 1958

根据伦敦泰晤士和赫德森出版社 1958 年版译出

来自竞争的繁荣

〔西德〕路德维希·艾哈德 著

祝世康 穆家骥 合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4017·278

1983 年 4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93 千

印数 7,500 册

印张 8 1/4

定价: 1.05 元

中译本序言

艾哈德是西德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历任德国巴伐利亚政府经济部部长、德国英美占领区经济署署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部部长、副总理、总理。因此,艾哈德既是西德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理论家,又是西德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家。《来自竞争的繁荣》是艾哈德任西德经济部部长时的一部著作,于1957年2月出版。此书德文版原名《大众的福利》(《Wohlstand für Alle》),1957年11月出版英文译本,名为《来自竞争的繁荣》。艾哈德为英文译本作了序,对本书的中心思想做了扼要的概括。

艾哈德声称,他写作本书的目的不在于在理论上建立一个完整的体系,而是要把战后十余年西德经济改革的发展情况向德国人民做一个汇报。的确,艾哈德在此书中详尽地叙述了战后西德经济改革的具体发展情况,但在对实际经济情况的叙述中,夹杂着许多理论论述。这是一本夹叙夹议的具有浓厚的理论色彩的书,全书贯穿着西德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中心思想——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艾哈德根据西德战后经济改革的经验,全面地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由西德新自由主义学派奠基人瓦尔特·奥肯创立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并且着重用阶级调和思想和经济一体化思想发展了这一理论。因此,此书可以说是研究西德新自由主义学派一本必读书。

西德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是所谓“理念经济模型”。西德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所谓“理念经济模型”有两

种,一是“自由市场经济”,一是“集中管理经济”。前者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后者则由政府通过中央计划和行政命令进行管理。历史上一切经济制度都逃不出这两种经济模型的范围,都是二者的不同程度的体现。西德新自由主义者一方面荒唐地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希特勒军国主义统制经济、封建采邑经济,甚至埃及法老的奴隶制经济相提并论,统统归入“集中管理经济”的范畴,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进行毁谤,另一方面又把一切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归入“自由市场经济”范畴,并大唱赞歌。而所谓社会市场经济,则是“自由市场经济”模型最完美的体现。

经过艾哈德的阐述和发展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在国内方面,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要点有三:即1. 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目标:全民福利;2. 达到目的基本手段:自由市场机制的调节为主,国家的有限干预为辅;3. 反对的对象:垄断。在国外方面,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主张自由的国际经济政策和经济一体化。艾哈德在概括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时指出,西德并未采用什么秘密科学,而不过是实践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原理。这一原理的核心是克服漫无限制的自由放任和严酷无情的政府管制之间的矛盾,在绝对自由和极权主义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

在论述社会市场经济所欲实现的基本目标时,艾哈德沿袭西方庸俗经济学的一贯手法,鼓吹阶级调和的全民福利论。他声称,社会市场经济所要建立的经济结构是要消灭社会上贫富悬殊的现象,使绝大多数人享受经济繁荣的果实。他指出,现代社会阶级组织分为两个阶层,一个是人数很少的什么都买得起的上层社会,另一个是占人口大多数的购买力不足的下层社会。社会市场经济的目标是要打破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阶级界限,消除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敌对情绪。而欲达到这一基本目标,则必须实现这样一组三

位一体的具体目标，即：生产率和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名义工资的大幅度增长，低下而稳定的物价水平。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政策以消费者为服务对象，只有消费者才是一切经济政策的度量员和裁判员。只有使消费者从自己的不断增大的劳动努力和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中得到好处的经济政策，才是“社会的”经济政策。

艾哈德认为，为了实现上述基本目标，必须依靠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的作用。但这种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不同于十九世纪以前的漫无控制的自由放任，而是一种辅之以必要的国家调节的市场机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围绕着自由竞争和国家干预这一经济政策的核心问题，以艾哈德为代表的西德新自由主义者同反对党社会民主党的代言人进行了激烈的论战，本书第五章集中论述了这场论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德国经济凋敝，百废待举，十分困难。当时有人估测，每个德国人每五年才能得到一只盘子，每十二年才能有一双鞋子，每五十年才能有一套服装，每五个孩子中只有一个孩子能用上尿布，每三个德国人只有一个能有机会躺在棺材里安葬。当时德国经济面临三大问题，即生产低下、物价高涨、失业严重，而这三者都处在严格的政府管制之下。当时英美占领军当局对于德国的生产水平和物价水平都做了严格的规定和控制。在如何使德国经济复兴的问题上，艾哈德所属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与反对党社会民主党奉行两条不同的路线，前者强调市场价格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主张放松和废除政府经济管制。后者强调国家干预，主张加强政府的经济管制。以艾哈德为代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认为，经受多年的希特勒军国主义经济管制的德国各阶层人民在战后迫切地希望从政府管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取消那些给每一个消费者和生产者带来祸害的政府管制，已成为德国经济的当务之急。任何政策方案，如果继续使目前形式的政府

管制继续下去,尽管管制的程度有所松动,都在反对之列。德国经济如果不采取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就一定会陷于绝对的极权主义。而以勒赖西希为代言人的社会民主党,则认为多年来德国经济一直不正常,德国经济的复兴不可能依赖自由企业的力量。只有政府坚决实行有系统的经济计划和有系统的经济指导,德国才能重新站起来。为了解决当时的严重的失业问题,社会民主党主张采取松银根的通货膨胀政策,借以消除购买力不足、产品销路呆滞的现象,提高就业率。艾哈德则认为,这种做法只会导致物价上涨和政府干预的加强,于减少失业率无所补益。消除失业依赖于生产的扩大,而生产的扩大只有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社会民主党的路线得到英国占领军当局的支持,当时在英国执政的英国工党政府正在国内进行经济计划和国有化的实验,强调国家干预。而艾哈德的主张则以美国占领军当局为后盾。当时的美国,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仍占上风。到了1955年前后,两派的论战告一段落。社会民主党至少在口头上对艾哈德的经济政策主张表示赞同。

艾哈德的社会市场经济政策思想的基本要义是如何处理经济自由和政府干预之间的关系。

在经济自由的问题上,艾哈德认为,消费自由和生产自由,乃是人们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就生产自由权利来说,在社会市场经济中,每个企业家和商人有生产的自由,销售的自由,管理企业的自由,竞争的自由。艾哈德认为,自由竞争是实现基本经济目标的最好手段,是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主要支柱。只有通过自由竞争和自由定价,才能保证经济体系协调地顺利地进行。凡是没有竞争的地方,也就没有进步,久而久之,社会就会停滞不前。艾哈德否定所谓德国奇迹的说法。他认为战后德国经济发展并不是什么奇迹,而是德国人民在经济自由的原则下,充分发挥其创业精神

和智慧才能,辛勤劳动的结果;如果说德国这个例子对其它国家有什么价值,这价值就在于它证明了经济自由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前面讲过,西德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实现其基本经济目标的手段,以自由竞争为主,国家干预为辅。艾哈德作为一个新自由主义者,同老自由主义者不同,他并不一般地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而只是反对包罗万象的飞扬跋扈的国家干预。为了说明国家干预和经济自由的关系,或者说政府和私人的关系,艾哈德援引了西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伯姆·勒普克所作的足球比赛的比喻。他认为政府好比足球比赛中的裁判,而私人好比足球运动员。在足球比赛中,裁判员并不亲自踢球,也不指手画脚,面授机宜,指导比赛的战术。这些都是足球运动员和教练的事情。裁判的责任是不偏不倚地保证比赛规则的遵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责任是制订和执行经济政策,在精神和物质上给私人企业家以指导和支援,而不在于直接干预经济事务。私人企业家对自己的事业负责,政府不得越俎代庖。但这并不等于说,私人企业家可以为所欲为,政府可以不闻不问,放弃一切干涉。政府的责任在于运用一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所允许使用的手段,为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创造必要的条件和适宜的环境。例如,国家应当兴建和经营“基础设施”,例如铁路、邮电、港口之类,并且举办文化、教育、科研事业。这些部门和事业,或因规模过大,或因盈利不多,私人资本不便或不愿经营,而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却不可或缺。但在艾哈德看来,政府应当为市场经济运行创造的最重要的条件,就是稳定货币,稳定物价。艾哈德认为,通货稳定和物价稳定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前提,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加以保持。决不能用滥发货币使货币任意贬值的方法去追求表面上的成功,走上通货膨胀的道路。这种做法无异于暗中窃取别人储蓄的钱财,是最卑劣的行

径。艾哈德认为,无论在经济萧条、失业严重的场合,还是在经济繁荣、充分就业的情势下,都毫无例外地要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前面讲过,在战后初期,德国失业问题严重,社会民主党经济学家主张采用凯恩斯主义的通货膨胀的办法,刺激经济的发展,以解决失业问题。对此,艾哈德极表反对,原因就在于这样做会导致货币贬值,物价上涨,从而使德国在四十年代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实现的货币改革的成果化为乌有,使经济发展的环境再度受到破坏。在另一方面,艾哈德认为,经济繁荣同物价稳定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在经济繁荣时期保持物价稳定也是可以办到的。他认为,德国战后经济发展的事实证明,那种认为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物价上涨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他指出,问题已不在于物价该不该稳定,也不在于在某些条件下该不该听凭物价上升。物价水平必须在任何情况下保持稳定。问题在于用什么方法来做到这一点。他断然否定经济大发展必然地合理地要跟物价普遍上涨联系起来的论点,认为社会市场经济的目标是既要有全面的持续的经济繁荣,又要有物价的长期稳定。

艾哈德认为,物价上涨的原因有三:第一,工资增加超过了生产率的增长;第二,资本家任意提价,特别是垄断集团任意提价,人为地维持高物价水平;第三,政府为弥补财政赤字而制造通货膨胀。欲维持物价稳定,就必须同这三种势力进行斗争。

反垄断,是西德新自由主义一贯标榜的口号,也是艾哈德经济政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艾哈德指出,垄断组织之所以应当反对,原因就在于它是自由竞争的对立物。市场经济的秘诀就在于自由竞争和自由定价,通过这二者它使市场调节过程随时随地地进行,使供求双方,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二者,既在数量上又在质量上不断地趋于均衡。而垄断制度恰好是排斥自由竞争,排斥自由定价,因而为社会市场经济所不容。同时,每一种垄断形式都隐

藏着欺骗消费者的可能性。垄断组织吞食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使广大消费者无从分享其利益。

艾哈德认为,垄断组织通常有三种形式:1. 独立的公司通过法律或合同形式联合起来,消除彼此之间的矛盾和摩擦;2. 大公司通过控股公司的形式掌握广大中小企业;3. 独家经营的大公司在市场上占据垄断地位。艾哈德针对这三种形式的垄断,提出下述三种反对垄断组织的办法:1. 政府应尽可能保持各企业之间的竞争,防止垄断的产生;2. 在垄断已经出现,市场竞争已经不完全时,防止垄断势力滥用权力;3. 建立专门的政府机构对市场进行监督。

艾哈德指出,只有反对卡特尔,反对垄断,让自由竞争充分发挥作用,才能保证优秀工作者胜过拙劣的工作者,才能保持消费者的需要按照最好的质量、最大的数量和适当的价格得到最充分的满足。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无愧于“社会”二字的健全的社会市场经济。

在工会的工资要求问题上,艾哈德就工资和通货膨胀的关系、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经济发展与福利国家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论点,中心思想在于反对工资的提高,反对工人生活的改善。

关于工资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艾哈德认为,工资增长超过了生产率的增长,必将导致物价上涨。艾哈德自称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宣传这样一个不受欢迎的“真理”:工资和物价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只要工资的增长在一个部门失去了控制,就不可避免地和其它部门引起连锁反应,艾哈德屡次声称,为了避免通货膨胀,无论在工业和农业中,凡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所不允许的工资的增加,他都表示反对。关于工资增加会引起物价上涨的观点,早已被马克思驳得体无完肤。事实上,只要利润还存在,则工资的增加只会改变工资和利润在剩余价值中的分配比例,而不存在超越

生产率的增长的问题,因而也不会造成通货膨胀。

在生产和分配的关系问题上,艾哈德提出了使蛋糕增大的观点,亦即生产优先于分配的观点。艾哈德指出,他最关心的是生产和生产率问题,而不是分配问题。要解决提高生活水平的问题,首先要增大国民收入,而不是首先注意分配。社会科学家所应经常注意的,是寻找效率最高的制度。有了这种制度,其它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因此,与其喋喋不休地争论分配问题,不如集中力量解决国民收入的增加问题。只有生产了国民收入,才能谈分配国民收入。有了一块较大的蛋糕,每一个人才分得较大的一份;如果只有一块较小的蛋糕,则无论如何分配也不能使每一个人多分一点。据此,艾哈德反对“公平分配”的口号,即反对收入分配均等化。认为用这种分配办法增加工人工资,是以牺牲别人的利益为代价的。明眼人一望而知,艾哈德所谓的别人,不过是垄断资本家的代名词。艾哈德在理论上反对工人利益、为垄断资本家辩护的庸俗本质,于此暴露无遗。当然,艾哈德在口头上也不得不承认,现存的资本主义分配制度是不合理的,而且存在着变革的可能性。但他同时又认为,如果急于变革,就会引起激烈的争论,使人们热衷于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甚至酿成罢工。这种种活动会消耗国家许多资源、精力和时间,不利于经济发展,从而会危及每一个人的利益。不如停止这类变革活动,将这些经济资源用于发展生产,把蛋糕做得更大一些来得明智。工人阶级不但应当放弃政治斗争,而且应当放弃经济斗争,埋头于生产,俯首贴耳地安于雇佣奴隶的命运,这就是艾哈德在发展经济的幌子下所宣扬的教义。

艾哈德反对工人提高工资的另一个借口是为发展经济所必需的资本积累。艾哈德认为,经济现代化所不可或缺的资金积累有三个来源:一是通过自由资本市场筹集资金,二是提高物价,三是国家投资。第二、第三两种办法是不可取的,因为提高物价将引起

政治经济的震荡,从而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而国家投资如果不采取滥发通货的办法,则其提供的资金不能超过赋税额,而赋税不过是民间资金的转移。只有第一种办法才是传统的最佳的方法。但这种办法以人们乐于储蓄为前提,储蓄又依赖于人们对现有社会的政治经济的稳定性所怀抱的信心。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种稳定性集中表现在物价的稳定上。物价稳定,是一切经济稳定因素的汇合点。因此,工人工资的增加必须有一定的限度,如果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动摇了价格机构,就会危及储蓄,危及资金积累,从而危及整个经济现代化事业。

艾哈德还以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口实,反对政府的福利支出,反对福利国家。福利国家乃是西、北欧社会民主党所共同奉行的基本的经济政策主张,艾哈德却称之为现代的幻想。艾哈德反对福利国家的理由有二:第一,他认为大规模的福利支出将破坏经济发展的基石——通货稳定。艾哈德承认,在现代工业国家中,正确的经济政策需要辅之以必要的社会措施,亦即福利支出。但有效的社会福利政策必须以不断增长的国民收入为前提。国家预算中的社会支出过大,将造成财政赤字,从而伏下通货膨胀的祸根,破坏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使社会福利成为无源之水。第二,他认为福利国家与经济自由不相容。如果实行福利国家政策,人一生下来就由国家包下来,他拥有一切机会,无需冒任何风险,则他的智慧才能和创业精神就得不到充分发展,而这种创业精神和个人的主动性,乃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所系。照此办理,经济发展就会愈来愈停滞,收入愈来愈社会化,计划愈来愈集中,政府的干预也愈来愈多。结果,人民大众将陷于集体的贫困之中。艾哈德得出结论,经济政策的成就愈大,则社会福利政策的必要性愈小;而在所谓福利国家中,往往是什么都有,唯独缺乏福利。

艾哈德此书在理论上的一大特色是全面地阐述了西德新自由

主义学派的经济一体化思想。西德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经济一体化思想乃是欧洲共同体的理论基础。

艾哈德的经济一体化思想是现代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在国际经济领域内的引申和运用。同在国内经济问题上的主张一样,在国际经济问题上,艾哈德也主张经济自由,首先是主张贸易自由,他认为国际自由经济政策乃是整个经济自由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艾哈德反对 1929 年大危机以来广泛流行的双边协定,反对将国际贸易政策从属于外交政策。他认为,贸易政策从属于外交政策,大搞双边协定,“一手拿大棒,一手拿胡萝卜”,将使世界分割成许多集团,引起许多矛盾和冲突。艾哈德认为,在国际经济政策中,政治成分愈少愈好。艾哈德声称自己是欧洲一体化和欧洲联邦的最热诚的拥护者,但在他的心目中,欧洲一体化,无论对内对外,都应贯彻经济自由主义。建立欧洲共同体,只是全世界范围内实行经济自由主义的第一步。因此,不但要在内部实行经济自由,在对其它经济区域的关系上也应坚持经济自由主义原则。否则就会把全世界分割成若干个大集团,从而助长变相的民族利己主义和经济保护主义。

艾哈德认为,实行经济一体化,最忌把一体化搞成一个超国家的经济管制机构。为防止这一点,应当坚持经济先于政治的原则。实行欧洲经济一体化,首先不忙于成立一套新的超国家的办事机构和行政官僚制度,而要把重点放在自由的区域经济秩序的建立方面。不应当把欧洲一体化看成一个组织或机构,而应当视为自由经济合作的“功能”。首先应致力于发展各国间的经济联系,而不应不分轻重缓急让政治一体化走在经济一体化前面。否则,欧洲共同体将会变成一个超国家的中央经济管制组织。建立一个自由的区域经济体包括以下几项措施: 1. 商品和劳务交换自由。 2. 资本流动自由。 3. 人员就业自由。 4. 废除一切保护主义政策。

5. 废除外汇管理制度,实行自由兑换制。

艾哈德着重指出,欧洲共同体永远是一个经济合作组织。各个国家互有长短,各有千秋,因此,欧洲共同体或经济一体化,不是各个国家在数量上的机械的组合,而是立足于广泛的自由和竞争基础上的更高一级水平上的经济合作。因此,那种企图拉平各国的经济条件,在经济一体化的口号下把各国的工资、养老金、假日、超额工资等等方面的差异一律轧平的所谓社会一致化观念是错误的。艾哈德认为,社会一致化只能在经济一体化之后实现,而不能在经济一体化之前完成。它不能采用人为的方法,而只能在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通过各国生活方式逐渐同化的途径实现。而且,一体化的欧洲永远不可能在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方面完全一致。共同体永远是建立在各国之间的差异的基础之上的经济合作组织。此外,艾哈德认为,经济一体化不可能自动实现,需要有关各国政府采取统一的政策和步骤,也就是说,一体化离不开各国政府的一定程度的干预。这是以经济自由为主、国家干预为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经济一体化理论的体现。

以上是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一书的基本思想,也是战后西德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这一套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特定的历史条件的产物,它虽然打着反垄断的旗号,实际上是为西德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因为:

第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民饱受希特勒军国主义经济统治之苦,对法西斯经济管制深恶痛绝。考虑到人民的强烈的反法西斯情绪,西德垄断资产阶级不可能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进行全面的国家干预。同时,德国大垄断集团是希特勒军国主义的后台,战后声名狼藉,是取缔的对象。这两点,乃是战后西德新自由主义打出经济自由和反垄断两大旗号的历史背景。

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深入人心，为了对抗社会主义对德国劳动人民的巨大吸引力，德国新自由主义者不得不盗用“社会”的名义，宣扬全民福利、阶级调和思想，借以安抚和麻醉西德劳动人民。

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垄断资本丧失了本来就比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法等国少得多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在帝国主义国际经济格局中，处于很不利的竞争地位。它只会凭借经济和技术优势，以自由贸易为武器，打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西德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主义为核心的经济一体化思想，就是为适应西德垄断资产阶级向外扩张的需要而泡制出来的。

根据上述三点分析，再联系到充斥全书的借宣扬经济自由主义和反垄断之名，行攻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工会组织之实，以及明目张胆地反对工人提高工资的斗争等种种议论，我们不难看出，艾哈德的《来自竞争的繁荣》，乃是一本充分反映了西德垄断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敌视劳动人民、对内加强剥削、对外加紧扩张的阶级本色的著作，也是西德新自由主义者垄断资产阶级效劳的历史纪录。

杨德明

目 录

序言	7
第一章 一贯的主张	11
商业循环被打破	12
低税的关键	14
基本经济权利	16
皮洛士的胜利	17
第二章 市场经济的诞生	19
压制了的通货膨胀使经济瘫痪	20
大好机会	21
总罢工和市场经济	23
保持头脑清醒	25
税收政策的错误道路	27
物价下跌	28
财政措施	29
物价图表与大众纲领	31
第二阶段	33
顾客是对的	35
虚假充分就业的后遗症	36
放宽贷款是不是万应良药?	38
反衰退的药物	40
即使没有朝鲜战争	41
第三章 克服了朝鲜危机	43
波恩的困难	44
生产增长引起瓶颈状态	46
贸易收支恶化了	48
重整军备而不使通货膨胀?	50

镇静——并无危机	51
恢复自由化	54
理想的三位一体	55
群众的购买力在增长	57
计划家的错误	59
向前突破	60
悲观主义在作祟	62
第四章 控制繁荣	64
职工招募员在作祟	68
工资与薪金的增长	71
储蓄者的迅速反应	73
物价的稳定刻不容缓	75
不受欢迎的真理	76
对物价责任不容置疑	78
取得了成就	79
许多事情决定于储蓄	80
第五章 市场经济战胜计划经济	82
不同的看法	84
跳入冷水	85
推入共产主义的怀抱?	87
毫无意义的总罢工	87
对失业问题的忧虑	90
离开了正当的道路?	91
成药无济于事	92
外行蛮干与事实真相	93
一种新的和解口气	96
第六章 经济部长不是私人利益的代表	99
雇主必须负责	100
自由作为主要目标	101
国家与经济之间的分工	102
罪恶的记录	103
危险的特殊利益	104

分类的神话	105
从公民到臣民	106
和零售商的讨论	107
汉堡宣言	109
没有行业限制	111
工作少些——利润多些?	112
德国奇迹?	113
第七章 卡特尔——消费者的敌人	115
早期的挫折	116
并无美国的指使	117
禁止的原则被批准了	119
保护消费者	120
成果必须由全民分享	121
市场经济的秘诀	122
经济势力的基本形式	124
例外是需要而且可能的	126
原则性的讨论并未击中问题要害	127
主要的晴雨表	128
用卡特尔来克服危机	130
一个现代神话	133
不要新的“经济管制”	134
向商人们进一言	135
第八章 个人意见的价值	137
民主的未来	138
通货膨胀——工资和农业	141
并非所有怨诉都有理由	144
低关税是深得人心的	146
巴西来信，手造优质纸与金币	149
第九章 市场经济与工资	153
商人们的准则	154
想望未来	155
自动化与责任	157